

目 錄

一、兩漢辭賦1—87

- (一)賈誼：鵬鳥賦(1) (二)枚乘：七發(6) (三)司馬相如：子虛賦(27)
(四)司馬相如：上林賦(40) (五)揚雄：解嘲(66) (六)張衡：歸田賦(82) (七)王粲：登樓賦(84)

兩漢辭賦附錄87—92

- (一)關於賦的名稱、體制及源流演變(87) (二)關於賦的評論(90)

二、史記92—396

- (一)項羽本紀(92) (二)留侯世家(134) (三)平原君虞卿列傳——節錄(157) (四)魏公子列傳(166) (五)廉頗藺相如列傳(180) (六)屈原賈生列傳——節錄(205) (七)刺客列傳——節錄(218) (八)李斯列傳——節錄(235) (九)淮陰侯列傳(271) (十)萬石張敖列傳——節錄(308) (十一)魏其武安侯列傳(319) (十二)李將軍列傳(351) (十三)游俠列傳(376)

史記附錄397—434

- (一)關於司馬遷的事蹟(397) (二)關於史記的名稱和其他問題(415)
(三)關於史記其他作品的節錄(418) (四)關於史記在文學方面的評價(432)

三、漢書434—501

- (一)蘇武傳(435) (二)霍光傳(454)

漢書附錄501—504

- (一)後漢書班固傳——節錄(501)

四、兩漢樂府詩504—561

- (一)戰城南(504) (二)有所思(507) (三)上邪(508) (四)江南(508)
(五)雞鳴(509) (六)相逢行(513) (七)平陵東(514) (八)陌上桑

- (515) (九)長歌行(520) (十)東門行(521) (十一)婦病行(523)
(十二)孤兒行(524) (十三)飲馬長城窟行(527) (十四)豔歌何嘗行
(530) (十五)白頭吟(531) (十六)怨歌行(533) (十七)梁甫吟(534)
(十八)悲歌(536) (十九)羽林郎(536) (二十)董嬌饒(540) (二十
一)焦仲卿妻(541)

兩漢樂府詩附錄.....561—571

- (一)關於樂府的沿革(561) (二)關於樂府的分類(563) (三)關於焦仲卿妻的參考材料(568)

五、漢代五七言詩.....571—598

- (一)上山采蘼蕪(571) (二)十五從軍征(572) (三)古詩十九首(573)
(四)張衡：四愁詩(596)

漢代五七言詩附錄.....598—636

- (一)關於五七言詩的起源(598) (二)關於李陵、蘇武詩(601) (三)關於古詩十九首的作者時代及評價(606)

一 兩漢辭賦

(一) 賈誼：鵬鳥賦①

單閼之歲②兮，四月孟夏，庚子日斜兮③，鵬集予舍，止于坐隅兮④，貌甚閒暇。異物來萃兮⑤，私怪其故；發書占之兮⑥，讖言其度，曰：“野鳥入室兮，主人將去。”請問于鵬兮：“予去何之？吉乎告我⑦，凶言其災。淹速之度兮⑧，語予其期。”鵬乃歎息，舉首奮翼；口不能言，請對以臆⑨，曰：“萬物變化兮，固無休息。斡流而遷兮⑩，或推而還；形氣轉續兮⑪，變化而蟺。沕穆無窮兮⑫，胡可勝言！禍兮福所倚⑬，福兮禍所伏；憂喜聚門兮⑭，吉凶同域。彼吳疆大兮，夫差以敗⑮；越棲會稽兮，句踐霸世。斯遊遂成兮⑯，卒被五刑；傳說胥靡兮⑰，乃相武丁。夫禍之與福兮，何異糾纏⑱；命不可說兮⑲，孰知其極！水激則旱兮⑳，矢激則遠；萬物迴薄兮㉑，振盪相轉。雲蒸雨降兮㉒，糾錯相紛；大鈞播物兮㉓，塊垺無垠。天不可預慮兮㉔，道不可預謀；遲速有命兮，焉識其時！

“且夫天地爲鑪兮㉕，造化爲工；陰陽爲炭兮，萬物爲銅。合散消息兮㉖，安有常則？千變萬化兮，未始有極㉗！忽然爲人兮㉘，何足控搏；化爲異物兮㉙，又何足患！小智自私兮㉚，賤彼貴我；達人大觀兮㉛，物無不可。貪夫徇財兮㉜，烈士徇名。夸者死權兮㉝，品庶每生。怵迫之徒兮㉞，或趨西東；大人不曲兮㉟，意變齊同。愚士繫俗兮㊱，窘若囚拘；至人遺物兮㊲，獨與道俱。衆人惑惑兮㊳，好惡積愆；真人恬漠兮㊴，獨與道息。釋智遺形兮㊵，超然自喪；寥廓忽荒兮㊶，與道翱翔。乘流則逝兮㊷，得坻則止；縱軀委命兮㊸，不私與己。其生兮若浮㊹，其死兮若休；澹乎若深淵之靜㊺，泛乎若不繫之舟。不以生故自寶兮㊻，養空而浮；德人無累兮㊼，

命不憂。細故薺芥兮^④，何足以疑！”

①鵩鳥賦：按，此賦見於史記、漢書和昭明文選，三本文字略有出入；文選本最通行。今正文據文選本，而錄史、漢異文之較重要者於註文內，以備參考。史記屈原賈生列傳：“賈生爲長沙王太傅，三年，有鵩飛入賈生舍，止於坐隅。楚人命鵩曰服。賈生既已適（謫）居長沙，長沙卑溼，自以爲壽不得長，傷悼之，乃爲賦以自廣。”據司馬貞史記索隱引荊州記云：“巫縣有鳥如雉雞，其雄爲鵩，楚人謂之服。”“服”同“鵩”，即今所謂貓頭鷹，古人認爲它是不祥的鳥。西京雜記：“賈誼在長沙，鵩鳥集其承塵。長沙俗以鵩鳥至人家，主人死。誼作鵩鳥賦，齊生死，等榮辱，以遺憂累焉。”清何焯也說：“此賦皆原本道家之言，多用老、莊緒論。”

（見其所評文選及所著義門讀書記）是即註作賦之旨。②單闕之歲：爾雅釋天：“太歲在卯曰單闕（音蟬退）。”裴駟史記集解引徐廣說：“文帝六年，歲在丁卯。”據清錢大昕十駕齋養新錄及廿二史考異，則定丁卯爲文帝七年，他說：“徐氏不知古有超辰之法，故云六年也。”按，錢說是。

因此可見賈誼初出爲長沙王太傅時，當是文帝五年；及文帝七年，乃作鵩鳥賦，正合爲太傅三年之數（參閱清朱珔文選集釋）。③“庚子”二句：上句，“庚子”，是四月裏的一天；“斜”，史記作“施”，“施”與“斜”同義；“日斜”即落日西斜之時。下句，“集”，止。“予舍”，我的屋子；指賈誼的居室。

④“止于”二句：“坐隅”，座位的旁邊；“閒暇”，指鵩鳥從容不迫、毫不驚恐。按，此賦自開篇至“胡可勝言”句，都是三韻相叶。“暇”與上文的“夏”、“舍”（讀爲沙去聲）二字叶韻。⑤“異物”二句：“異物”，猶言“怪物”，指鵩鳥；“萃”，字應作“埵”，作“止”解（用王念孫說，見讀書雜誌）；“私”，暗自。此言“鵩鳥止於己室，自己心裏暗暗疑怪，怕有什麼緣故”。

⑥“發書”二句：“發”，猶言“打開”；“書”，指占卜所用的策數之書；“讖”，讀如襯，預斷吉凶的話；“度”，即“數”（用王先謙說，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引）。此言“打開了策數之書占卜一下，書上的讖語就把吉凶的定數指示出來了”。⑦“吉乎”二句：大意是：“如果有吉事，你就告訴我；即使有凶事，你也要把災咎對我說明。”“災”古讀爲茲，與上文的“之”字和下文的“期”字叶韻。⑧“淹速”二句：“淹速”，李善文選注：“淹，遲也；‘速’，疾也；謂死生之遲疾也。”“度”，數。“語”讀去聲，猶今言“告訴”。此言“自己的年壽究竟是長是短，希望鵩鳥把期限指示出來”。

⑨請對以臆：李善注：“請以臆中之事對也。”“臆”猶“胸”。又，“臆”，漢書作“意”，此言“鵩鳥因口不能言，只好示意以作答”。亦通。⑩“幹流”二句：“幹”音沃（古音管），作“轉”解；“幹流”猶言“運轉”；“還”、“推”，皆指推移變化；“還”，作“回”解，指循環反

覆。此連上文大意是：“萬物之運轉推移，循環反覆，永遠在變化發展之中而無所休息。”何焯說：“此下乃暢論吉凶倚伏之理。看他……只爲‘吉’、‘凶’、‘死’、‘生’字不能灑脫，故以釋之；所云‘爲賦以自廣’也。”

⑪“形氣”二句：上句，“形”，指天地間有形體之物；“氣”，指天地間無形體之物；“轉”，互相轉化；“續”，廣續不斷。下句，“而”，與“如”通；“蟬”，與“蟬”通，史記索隱引韋昭說：“而，如也，如蟬之蛻化也。”此言“形和氣互相轉化連續，其變化有如蟬之蛻化”。

⑫“沕穆”二句：“沕”音勿，“沕穆”，精微深遠貌。此言“自然之理深微無窮，非言語所能盡”。

⑬“禍令”二句：此二句見老子道德經。“倚”，因；“伏”，藏。言禍福彼此相因，其來無定，往往福因禍生，而禍藏於福。

⑭“憂喜”二句：“聚門”，聚集在一家之門；“域”，處所；“同域”，同在一處。文選五臣注呂延濟說：“憂喜吉凶，如身影之相隨，故云‘聚門’、‘同域’。”

⑮夫差以敗：吳王夫差爲越所敗，事見前國語越語正文。“敗”讀爲蔽，與下文“世”（讀爲戲）字叶韻。

⑯“斯遊”二句：上句，“斯”，李斯；“遊”，指遊於秦；“遂成”，猶言“達到成功”，指身居相位。下句，言李斯在秦二世時被趙高所讒，終於身受五刑而死。事見史記李斯列傳。“五刑”，詳後李斯列傳註釋。

⑰“傳說”二句：“傳說”見前離騷註釋；“胥靡”，漢書顏師古注：“相隨之刑也。”又：“胥靡”，相繫而作役。”荀子楊倞注：“‘胥靡’，刑徒人也。‘胥’，相；‘靡’，繫也。”按，“胥靡”是古代處分犯輕罪者的刑罰。其法蓋用繩索把罪人繫在一起，相隨而行，以服勞役。“武丁”，即殷高宗。此言傳說雖身爲刑徒，但終於作了武丁的相。按，自“彼吳疆大”句至此句，引古人爲例，申言禍福無常，相因相伏。

⑱糾纏：“糾”，兩股線撚成的繩子；“纏”音墨，三股線撚成的繩子。李善注引應劭說：“禍福相與爲表裏，如繩索相附會（‘會’作‘合’解）。”

⑲“命不可說”二句：“說”，解說；“極”，終極，止境。此言“天命是不能用言語解說的，誰能預知它的終極呢？”

⑳“水激”二句：“旱”與“悍”通，作“猛疾”解；言水受激則流速，箭受激則行遠。按，此指事物在宇宙間運行，各有常度，一遇外力即起意外變化，是下面“萬物迴薄”二句的比喻。

㉑“萬物”二句：“迴”，反；“薄”，逼迫；“迴薄”猶言“往返不停地激盪”；“振”同“震”，“震盪”猶言“動盪摩切”；“轉”，轉化。此二句大意是：“萬物彼此激盪而互爲影響，以致引起了種種變化。”文選五臣注李周翰說：“言人因禍之激而至於福，因福之激而至於禍，回薄振盪，相轉無常。”

㉒“雲蒸”二句：“蒸”，因熱而上升；“降”，因冷而下降。“糾錯”，糾纏錯雜；“紛”，紛亂。此以雲雨之自然現象說明事物變化和因果關係的錯綜複雜。按，以上六句申言“命不可說”之理。

㉓“大鈞”二句：“大鈞”，即造化；“播”，作“運

轉”、“推動”解。“坎”音昂上聲，或音央；“圯”音機，或音軌；“坎圯”，無邊際貌；“垠”音銀，邊際，界限。此言自然之造化推動萬物，使之運行發展，其範圍是廣闊無邊的。②④“天不可”二句：“預”，干預。又，史記·漢書“預”皆作“與”，則作“參與”解。此二句大意是：“天和道皆高深莫測，只靠人類的思慮謀畫是不能對天和道有所理解的。”“謀”古音迷，與下文“時”字叶韻。②⑤“且夫天地”四句：前二句，“鑪”，鑄煉金屬的火鑪；“工”，冶匠。後二句，清顧施禎說：“陰陽所以成物，故曰‘爲炭’；物由陰陽而成，故曰‘爲銅’。”（見其所著文選六臣彙註疏解）按，此四句以冶鑄爲喻，以申明下文合散變化之理。何焯說：“‘且夫’以下，推而言之，以自廣也。”②⑥“合散”二句：“合”，聚；“消”，滅；“息”，生；“常則”，一定的規律。此言萬物或聚或散，或生或滅，本無一定的規律。②⑦“未始”句：“未始”，猶言“未嘗”；“極”，終極。②⑧“忽然”二句：上句，“忽然”，猶言“偶然”；言生而爲人，不過是偶然意外之事。下句，“控”，引持；“搏”音團，撫弄；“控搏”，引申有“愛惜貴重”之意。此言生命本無足貴，何必愛惜珍重。②⑨“化爲”二句：“異物”，指人死之後身體變質，成爲另一種東西；“患”（讀平聲，與上文“搏”字叶韻），憂慮。此言人死則化爲異物，正是自然之理，不足爲慮。③⑩“小智”二句：顧施禎說：“以下二十句（自“小智”句至“獨與道息”句），分言人之情識不同也。”此言“小智之人眼光短淺，只顧自身利害，以外物爲賤，以己爲貴”。③⑪“達人”二句：“達人”，史記作“通人”，指通達知命之人；“大觀”，指所見遠大；“可”，適宜。此二句大意是：“通達之人深知死生禍福之理，對萬物一視同仁，故無所不宜。”③⑫“貪夫”二句：“徇”一作“殉”，今通作“殉”；漢書顏注引臣瓚說：“以身從物曰徇。”“烈士”，重義輕生之士。此言貪財之人以身殉財，重義輕生之士以身殉名。③⑬“夸者”二句：“夸者”，指好虛名、喜權勢的人；“權”，權勢。“品庶”，即衆庶（用王先謙說，見漢書補注）；“每”，史記作“憑”，貪。此言夸者爲追求權勢而犧牲性命，一般人民則貪生而惡死。③⑭“怵迫”二句：“怵”同“誑”，音戍，作“誘”解。史記集解引孟康說：“‘怵’，爲利所誘誑也；‘迫’，迫貧賤，‘西東’，趨利也。”王念孫說：“孟說是也。管子心術篇：‘人之可殺，以其惡死也；其可不利，以其好利也。是以君子不怵乎好，不迫乎惡。’然則‘怵迫’者，怵乎利、迫乎害也。‘趨西東’者，趨利避害也。”此言“爲利所誘、爲貧所逼的人們，總不免東奔西跑，趨利避害”。③⑮“大人”二句：此與上二句爲對文。“大人”，指道德修養極高深之人。李善注：“大人者，與天地合其德。”“曲”，屈，指爲物欲所屈。“意”，史記作“億”。王念孫說：“‘意’讀爲億萬年之‘億’，史記正作‘億’。‘億變’，猶上文言‘千變萬化’也。‘億變齊同’，即莊子齊物之旨。”“齊同”，猶言“等

量齊觀”。此二句大意是：“大人不爲外在的物欲所屈，故萬物變化雖多，而在大人看來，卻是等同齊一，並無二致。”③⑥“愚士”二句：“繫”，牽繫，羈絆；“俗”，指俗累；“窘”，漢書作“儻”，困迫；“囚拘”，猶“拘囚”。此言一般愚士爲俗累所牽絆，一舉一動，都拘束得像個被囚禁的犯人一樣。

③⑦“至人”二句：此與上二句爲對文。“至人”，已見前莊子註釋；“遺”，忘，棄；“物”，外界的事物；“道”，指老、莊一派理想中的大道。此二句大意是：“至人能遺世棄俗而不爲物累，所以獨能與大道同在。”③⑧“衆人”二句：“惑惑”，王先謙說：“說文：‘惑，亂也。’‘惑惑’，謂惑之甚。”“好”、“惡”皆讀去聲。“億”同“臆”，作“滿”解，“積臆”，猶言“積滿於胸中”（用錢大昕、王念孫說）。此言“衆人惑於世俗之利害，愛憎的情感積滿於胸中”。

③⑨“真人”二句：此與上二句爲對文。李善注引文子：“得天地之道，故謂之真人。”“恬”，安；“漠”，靜；“恬漠”，言淡泊無慾，虛靜不擾；“息”，生，猶言“存在”。此言“真人順乎自然之理而恬淡無爲，所以獨能與大道並存”。

④①“釋智”二句：按，以下十六句寫作者理想中作人處世的態度，其實質即道家順天委運的思想。上句，“釋”、“遺”都作“棄”解；“釋智”，即道家所謂的“絕聖棄智”；“遺形”，謂忘形。下句，“超然”，指超脫於萬物之外；“喪”讀去聲，亡，失。此二句即道家所謂“心如死灰，形如槁木”的情況，老、莊一派認爲這是修養最高的境界。

④②“寥廓”二句：“寥”，深遠；“廓”，空闊；“忽荒”，同“恍惚”。李善注：“寥廓忽荒，元氣未分之貌。”“與道翱翔”，指人與道合而爲一。此言“人如修養到了極高深的境界，則精神和宇宙可以渾然爲一，無所分別”。

④③“乘流”二句：此以木浮於水喻人生，亦道家順天委運之意。“乘”，隨着；“逝”，往，喻人生向前行進；“坻”，見前詩經蒹葭註釋；“止”，停止。意謂人生如木浮於水，隨流則行，遇坻則止，無論行止，完全由自然命運來決定。

④④“縱軀”二句：把軀體完全交託給自然命運，不把它看成自己私有的東西而對它有所執著。

④⑤“其生”二句：“浮”，作“寄”解。此言活着就好比把自己寄託在世上，死去就好比自己長遠地休息。

④⑥“澹乎”二句：上句，“澹”，作“安定”解。言人之心情平定，應如無波的深淵那樣寧靜沉寂；意指內心修養應寧謐安定，不怕外在事物的干擾。下句，“泛”，作“動”解，言人在生活中應當如一隻不繫之舟，無論怎樣漂浮不定，也應任其自然而不宜有所沾滯。

④⑦“不以生故”二句：“自賈”，猶言“自責”；“浮”，史記作“游”。漢書注引服虔說：“道家養空虛若浮舟也。”意謂人不必因爲活在世上的緣故就過於看重自己的生命，最好還是養其空虛之性，以浮游於人世。

④⑧“德人”二句：“德人”，有修養的人；“累”，憂，猶言“顧慮”。此言“有修養的人是不會多所顧慮的；因爲他能知天命，所以就沒有任何憂愁”。

④⑨“細故”

二句：“細故”，猶言“瑣碎的故事”；“薜芥”，即“芥蒂”；“疑”讀爲牛，與上文的“憂”字叶韻。明閔齊華文選論註：“細故薜芥，即死生事；因鷦鳥來舍，而薜芥于胸中也。”此言“禍福死生，實在是小事，故不足以疑惑憂慮”。顧施禎說：“此二句，作賦之本旨。”

(二) 枚乘：七發^①

楚太子有疾，而吳客往問之，曰：“伏聞太子玉體不安，亦少聞^②乎？”太子曰：“懣，謹謝客。”

客因稱曰：“今時天下安寧，四宇和平；太子方富於年^③。意者：久耽安樂，日夜無極；邪氣襲逆^④，中若結轡^⑤。紛屯澹淡^⑥，嘯唏煩醒^⑦；惕惕怵怵^⑧，臥不得瞑。虛中重聽^⑨，惡聞人聲；精神越滌^⑩，百病咸生。聰明眩曜^⑪，悅怒不平^⑫；久執不廢^⑬，大命乃傾。太子豈有是乎？”

太子曰：“謹謝客。賴君之力^⑭，時時有之，然未至於是也。”

客曰：“今夫貴人之子，必宮居而閨處^⑮。內有保母^⑯，外有傅父，欲交無所。飲食則溫淳甘麗^⑰，醴醢肥厚^⑱；衣裳則雜遝曼煖^⑲，燂燂熱暑^⑳。雖有金石之堅^㉑，猶將銷鑠而挺解也，況其在筋骨之間乎哉！故曰：縱耳目之慾^㉒，恣支體之安者，傷血脈之和。且夫出輿入輦^㉓，命曰壓痿之機；洞房清宮^㉔，命曰寒熱之媒；皓齒蛾眉^㉕，命曰伐性之斧；甘脆肥膿^㉖，命曰腐腸之藥。今太子膚色靡曼^㉗，四支委隨^㉘，筋骨挺解，血脈淫濯^㉙，手足惰窳^㉚；越女侍前^㉛，齊姬奉後；往來遊燕，縱恣乎曲房隱閒之中^㉜，此甘餐毒藥，戲猛獸之爪牙^㉝也。所從來者至深遠^㉞，淹滯永久而不廢^㉟，雖令扁鵲治內^㊱，巫咸治外^㊲，尙何及哉！今如太子之病者，獨宜世之君子，博見強識^㊳，承閒語事^㊴，變度易意^㊵，常無離側，以爲羽翼^㊶。淹沈之樂^㊷，浩唐之心^㊸，遁佚之志^㊹，其奚由至哉！”

太子曰：“諾。病已^㊺，請事此言。”

客曰：“今太子之病，可無藥石針刺灸療而已，可以要言妙道說而去也^㊻。不欲聞之乎？”

太子曰：“僕^①願聞之。”

①七發：“七發”之義有二解：一、劉勰說：“……枚乘摛豔，首製七發，腴辭雲構，夸麗風駭。蓋七竅所發，發乎嗜欲，始邪末正，所以戒膏粱之子也。”（文心雕龍雜文篇）二、文選注：“七發者，說七事以起發太子也。”據文選六臣注李善說：“乘事梁孝王，恐孝王反，故作七發以諫之。”此說前人多疑其非是。北宋以來，多數學者以爲此篇之作，乃諫吳王濞之謀反。清梁章鉅文選旁證引朱綬說：“七發之作，疑在吳王濞時。揚州本楚境，故曰楚太子也。若梁孝王，豈能觀濤曲江哉！”今按，作七發以諫吳王謀反，於史事無徵，姑備一說而已；至於此篇之主旨，以文義考之，疑劉勰之言近是。又，此篇舊題“八首”，實爲一篇。文選六臣注李善說：“八首者，第一首是序。中六是所諫，不欲犯其顏；末一首始陳正道以干之。假立楚太子及吳客，以爲語端。”②少閒：疾病稍見痊愈。“閒”讀去聲。③方富於年：李善注：“凡人之幼者，將來之歲尙多，故曰‘富’也。”意指太子正值盛年。④襲逆：猶言“侵犯”。⑤中若結轡：“中”，指胸腔內部；“轡”音色，本指車箱間橫木交錯之處，此處則爲“塞”之假借字。“結塞”，鬱結堵塞。⑥紛屯澹淡：李善注：“憤鬱煩悶之貌。”按，“憤鬱”猶言“昏憤胡塗”。⑦噓唏煩醒：“噓唏”，同“歔歔”，歎息呻吟之聲；飲酒過多而感不適叫“醒”（音呈），“煩醒”，指內心煩躁，似酒醉未解。⑧惕惕二句：言心神不寧貼，往往驚怖不能入睡。⑨虛中重聽：“虛中”，指五臟衰弱，中氣虛竭；“重聽”，指耳中鳴叫，聽覺很吃力。按，“重聽”的病象即由“虛中”而起。⑩越渫：“越”，散；“渫”音屑，發；“越渫”猶言“渙散”。⑪聰明眩曜：“聰”，指聽覺；“明”，指視覺；“眩曜”，昏眊惑亂貌。⑫悅怒不平：猶言“喜怒失常”。⑬“久執”二句：上句，“久執”，言久久患病；“廢”，去，止；引申而言，“不廢”即“不愈”之意。下句，“傾”，隕，壞。此言“病勢已深，而長此不愈，則生命將要不保”。⑭“賴君之力”三句：“君”，指人君。明張鳳翼文選纂注：“言賴我君之力，使我安樂；如客言者，雖時有之，未至此之甚也。”⑮宮居而閨處：“閨”，宮中小門，此處泛指深宮內院。此句猶言“居於宮室，處於深閨”。⑯“內有保母”三句：“內”，指宮中；“保母”，照管太子生活的婦女；“外”，指朝廷之上；“傳父”，教育太子的師傅。“欲交無所”，言太子想出外交遊而無機會。“所”音敷上聲，與“處”、“母”、“父”等字叶韻。⑰溫淳甘麗：“溫淳”，指味厚的食物；“麗”同“脆”，“甘脆”，指甘芳悅口的食物。⑱腥醢肥厚：此是錯綜句法，猶言“腥肥醢厚”。“腥”音呈，肥肉；“醢”音濃，醇厚濃烈的酒。據清余蕭客文選音義，“厚”讀爲五，與上下文“處”、“母”、“父”、“所”、“暑”等字叶韻。⑲“衣裳”句：“還”音踏，“雜還”，衆多貌；“曼”，輕而細。此言衣服穿

得件數很多，而且都是皮毛一類，又輕又煖。⑳燂燂熱暑：“燂”（音潛）、“燂”都作“熱”解。此言所穿的都是珍貴的皮衣，容易使人躁熱生病。

㉑雖有二句：“銷鑠”，鎔化；“挺”與“解”同義（用王念孫說，見讀書雜誌餘編），“解”即今言“瓦解”、“解體”之“解”，“挺解”即“散弛”之意。此承上文，言生活在這種安逸的環境中，飲食衣服又如此考究，即使身體堅如金石，也會銷鑠瓦解。㉒縱耳目三句：“恣”，放縱；“支”同“肢”；“血脈”，泛指身體內部的器官；“和”，調和，指機能的正常化。此言耳目四肢過分耽溺於物質的享受，就使得內部器官受到損傷而不調和了。

㉓且夫出輿二句：按，此用呂氏春秋本生篇“出則以車，入則以輦，務以自佚，命曰怡養之機”語意。上句，言生活過於安逸而缺乏勞動，不論出入，都乘坐車輦，從不步行。下句，“命”，名；“養痿之機”，呂氏春秋重己篇：“多陰則養，多陽則痿。”高誘注：“‘養’，逆寒疾也。‘痿’，臂不能行也。”今按，“養”同“癢”，疑即今所謂寒腿；“痿”，即因神經麻痺而癱瘓。“機”，張鳳翼說：“猶弩機，言觸之即發也。”謂肢體不勞動正是使腿腳招致麻痺癱瘓的機會。

㉔洞房二句：上句，“洞房”，深邃的房屋；“清宮”，清涼的宮室。下句，“寒熱”，指感寒或受熱；“媒”，媒介。張鳳翼說：“洞房本以自安，而適啓寒熱之患。……‘媒’猶媒妁之媒，言引之即合也。”

㉕皓齒二句：上句，指女色。下句，“伐性之斧”，猶言“戕賊生命的利刃”。

㉖甘脆二句：“膿”同“醢”，“甘脆”、“肥醢”已見前註；“腐”是動詞，爛。

㉗靡曼：猶言“細弱”。

㉘委隨：猶言“麻木不仁”。“委”讀平聲。

㉙淫濯：李善注：“淫濯，謂過度而且大也。爾雅：‘淫，過也。’又曰：‘濯，大也。’”清胡紹煥文選箋證：“按，‘淫’亦大也。爾雅，‘淫’、‘濯’，並‘大也’。‘淫濯’與上‘挺解’、下‘情竅’，皆二字同義。周頌有客：‘既有淫威。’傳：‘淫，大也。’亦其證。”按，胡說是。此句指血液循環急促，血管膨脹硬化。

㉚情竅：“竅”音愈，與“情”同義，此句猶言“手足懶散無力”。

㉛越女二句：“越女”、“齊姬”，指越國和齊國的女子，都是泛稱；舊說以為“越女”指西施，非是。“奉”，與“侍”同義。

㉜縱恣句：“縱恣”，猶言“放肆”；“聞”讀去聲，胡紹煥說：“聞，隙也，亦隔也。荀子王制篇：‘無幽閒隱僻之國。’‘隱閒’猶‘幽閒’，此謂曲房隱隔之中也。”按，“曲”，深曲；“曲房”，即上文之“洞房”。“隱閒”，猶言“暗室”、“祕室”。

㉝戲猛獸之爪牙：猶言“與猛獸之爪牙為戲”，以喻把自己的生命當兒戲。

㉞所從來句：“至”，極；“深遠”，猶“久遠”。此言身體虧耗，由來已極久遠。

㉟淹滯句：“淹滯永久”，猶言“長久地耽擱下去”；“不廢”，已見前註。

㊱扁鵲治內：“扁鵲”，先秦時名醫。史記扁鵲倉公列傳：“扁鵲者，勃海郡鄆人也（集解引徐廣說：‘鄆當爲鄭。’按，‘鄆’即今河北省任丘縣）。姓秦氏，名越人。”“治內”，

指醫治臟腑內的疾病。⑦巫咸治外：“巫咸”，古神巫名。相傳巫咸能禱祝於神而替人祛除疾病。“治外”，指從身體外部藉禱神祛病。⑧博見強識：“識”音義同“志”、“誌”，作“記憶”解。此言見聞廣博而記憶力強。⑨承閒語事：“閒”讀去聲，“承閒”猶言“伺機”；“語”，談論；“事”，指所見所聞之事。⑩變度易意：“度”、“意”，指太子心中的念頭和意志。此言由博見強識的君子用種種道理或事物把太子的心意改變過來。⑪羽翼：猶言“輔佐之人”。⑫淹沈之樂：“淹沈”，猶言“耽溺”。⑬浩唐之心：“唐”，與“蕩”通；“浩蕩”，放肆縱恣貌。⑭遁佚之志：“遁佚”，猶言“怠惰”。⑮“病已”二句：等我病好了，一定照你的話去做。⑯“可以”句：“要言”，中肯的至理名言；“妙道”，妙悟之理；“說”音稅，勸誘，說服；“去”，指除去疾病。⑰僕：自謙之稱。〔以上是第一大段，是全篇的序，以引出下文七事。〕

客曰：“龍門之桐①，高百尺而無枝；中鬱結之輪菌②，根扶疏以分離③。上有千仞之峯，下臨百丈之谿；湍流遡波④，又澹淡之。其根半死半生：冬則烈風、漂霰⑤、飛雪之所激也，夏則雷霆、霹靂之所感⑥也；朝則鸛黃、鵲鳴焉⑦，暮則羈雌、迷鳥宿焉⑧。獨鵠晨號乎其上⑨，鷓鴣哀鳴翔乎其下⑩。於是背秋涉冬⑪，使琴摯斫斲以爲琴⑫，野繭之絲以爲絃⑬，孤子之鈎以爲隱⑭，九寡之珥以爲約⑮。使師堂操暢⑯，伯子牙爲之歌⑰，歌曰：‘麥秀蘄兮雉朝飛⑱，向虛壑兮背槁槐⑲，依絕區兮臨迴溪⑳。’飛鳥聞之，翕翼而不能去㉑；野獸聞之，垂耳而不能行；蛟、螭㉒、螻、蟻聞之，挂喙而不能前㉓——此亦天下之至悲也。太子能彊起聽之乎？”

太子曰：“僕病未能也。”

①龍門之桐：“龍門”，山名，在山西河津縣和陝西韓城縣之間；“桐”，木名，其材質最宜製琴瑟。②“中鬱結”句：“鬱結”，積聚；“輪菌”，紋理盤曲貌。此言樹木生長年深日久，所以樹幹中積聚了很多紋理。③“根扶疏”句：“根扶疏”，指樹根在土中向四外伸展；“分離”，指樹根向外擴散。④“湍流”二句：“湍流”，急流；“遡波”，逆流之波；“澹淡”，猶言“衝激”、“搖蕩”。⑤漂霰：“漂”同“飄”，“霰”見前楚辭涉江註釋。⑥感：舊作“觸”解，疑是“撼”的假借字，指桐木在夏天被雷霆霹靂所震撼。⑦“朝則”句：“鸛黃”，鳥名，即倉庚；“鵲鳴”，音渴旦，鳥名。李善注引郭璞方言注：“鳥似雞，冬無毛，晝夜鳴。”⑧“暮則”句：“羈雌”，失羣的雌鳥；“迷鳥”，迷失方向的鳥。⑨“獨鵠”句：“獨鵠”，孤獨的黃鵠；“鵠”音谷，俗

名天鵝；“號”讀平聲，啼。⑩“鵲雞”句：“鵲”音昆，“鵲雞”，鳥名，黃白色，長頸赤喙。以上四句寫各種鳥類在桐樹上棲宿鳴叫。按，古人有一種唯心論的看法，認為鳥類經常在這棵樹上悲鳴，則用此樹的木材製出琴來，彈奏時也就帶有哀音；所以此處才有這樣的描寫。⑪背秋涉冬：“背”作“後”解，引申有“經過”之意；“涉”，亦作“經過”解。此句猶言“經歷了不知多少寒暑”。⑫“使琴摯”句：“琴摯”，人名，以其工於鼓琴，故謂之“琴摯”；舊說謂即春秋時魯國的太師（樂官名）摯。“斫斬以為琴”，把桐木砍下來製成琴。⑬“野蘭”句：用野蘭的絲做琴弦。⑭“孤子”句：“孤子”，死去父親的孩子；“鈎”，衣帶之鈎；“隱”，琴上的紋飾。李善注引桓譚新論：“琴隱長四十五分，隱以前長八分。”此言用孤子的帶鈎做為琴隱。⑮“九寡”句：“九寡”，生有九個兒子的寡婦。李善注引列女傳：“魯之母師，九子之寡母也。不幸早失夫，獨與九子居。”“珥”，李善注引蒼頡篇：“珠在耳也。”即耳環之類的飾物。“約”，一作“的”，五臣本作“的”（音義同“的”），琴上圓形的星徽。此言用寡婦的珥珠做為琴徽。五臣注張銑說：“取孤子寡婦之寶而用之，欲其多悲聲也。”按，這也是古人的唯心論的看法。⑯使師堂操暢：“師堂”，古之樂師，一稱“師襄”（“堂”與“襄”古音通），字子京。據韓詩外傳，孔子曾向此人學琴。“操”，奏。“暢”，胡紹煥說：“風俗通：‘凡琴曲和樂作者，命之曰暢。’‘暢’者，言其道暢美也。陳暘樂書曰：‘堯之神人暢為和樂而作。’然則‘暢’為琴曲名。亦謂之‘張’，琴賦‘田連操張’，是也。”此言琴摯把琴製好，更使師堂奏琴曲。⑰“伯子牙”句：“伯子牙”，即伯牙，古之善鼓琴者。⑱“麥秀”句：“秀”，指農作物結穗；“漸”音尖，麥芒；一本作“蕚”，非是（用清胡克家文選考異說）。此言“當麥子結穗生芒時，雉鳥在早晨飛過了田野”。⑲“向虛壑”句：“虛壑”，猶言“空谷”；“背”，猶言“離去”；“槁”，枯，“槁槐”即枯槐。此言雉鳥離開枯槐向空谷飛去。⑳“依絕區”句：“絕”，斷；“區”，猶言“地帶”；“絕區”，疑指懸崖、斷岸一類的地方。“迴溪”，曲折的溪流。㉑“翕翼”句：“翕”音吸，合，斂。此言飛鳥都收斂了翅膀不能飛去。㉒蚊、蟻：“蚊”音支，或音祈。說文：“蚊蚊，蟲行貌。”李善注：“說文曰：‘蚊，行也。’凡生類之行皆謂之蚊。”今按，依李善說，則以“蚊”為動詞，此處作形容詞用，以為“蟻”的狀詞。古今注云：“長蚊，蟻蛸也。身小足長，故謂長蚊。”則“蚊”亦是蟲名。以下文觀之，“蟻”（說文：“蟻，蟲也。”“蟻”音矯）、“螻”（即螻蛄。李善注引方言：“南楚或謂蛄為螻。”）及“蟻”，都是蟲名，則此“蚊”字亦應作名詞而不應作動詞。疑李善注非是。餘詳下註。㉓“拄喙”句：“拄”音主，支，撐，張開。五臣注呂延濟說：“蚊、蟻、螻、蟻，皆小蟲名。喙，口也。言支口而聽也。”按，自“飛鳥聞之”句至此句，皆寫

琴歌感染力之強，連鳥、獸、昆蟲都不能自主了。此與荀子勸學篇“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，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”語意相類似。〔以上是第二段，寫吳客以音樂啓發楚太子。張鳳翼說：“此發之以琴音之賞也。”〕

客曰：“牯牛之腴①，菜以筍蒲②；肥狗之和③，冒以山膚④。楚苗之食⑤，安胡之飢⑥；搏之不解⑦，一啜而散⑧。於是使伊尹煎熬⑨，易牙調和⑩——熊蹯之臠⑪，勺藥之醬⑫，薄耆之炙⑬，鮮鯉之鱠⑭，秋黃之蘇⑮，白露之茹⑯；蘭英之酒⑰，酌以滌口；山梁之餐⑱，豢豹之胎⑲。小飢大歡⑳，如湯沃雪。此亦天下之至美也，太子能彊起嘗之乎？”

太子曰：“僕病未能也。”

①牯牛之腴：牯音雛。胡紹燦說：“牛之少者謂之牯，猶鳥之少者謂之雛。”按，“牯牛”，即小牛。“腴”，說文：“腹下肥者。”②菜以筍蒲：“蒲”，即蒲菜，多年生草，葉細長而尖，其莖心細嫩可食。此連上文言“用筍和蒲菜做為配搭的菜蔬，與小牛腹下的肥肉一同烹製”。③肥狗之和：“和”，調成菜羹。④冒以山膚：“冒”，“毛”之假借字；用菜雜肉為羹叫“毛”。“山膚”，李善注未詳；明方以智通雅、清張雲璈選學膠言以為即“石耳”。按，“石耳”是地衣類植物，扁平如葉，圓形，呈灰黑色，面滑潤而背粗糙，中央有紐狀物，附著於岩石，可以採食。此連上文言“用肥狗之肉雜以石耳調成菜羹”。⑤楚苗之食：李善注：“楚苗山出禾，可以為食。”“食”，指主食品。⑥安胡之飢：“安胡”，一名“雕胡”，即菰米。“飢”同“飯”，與上句的“食”為互文。⑦搏之不解：“搏”，結聚在一處；“解”，散開。五臣注李周翰說：“搏之不解，言黏也。”⑧一啜而散：“啜”，用口嘗吸。李周翰說：“一嘗而散，言滑也。”此連上文言“用楚地苗山之禾或用安胡之米做成的飯，米性是非常黏的，結聚在一起再也不散開；可是又非常滑潤，只要用口一吸，米粒就散開了”。⑨伊尹煎熬：相傳伊尹以烹飪見長，所以孟子有“伊尹以割烹要湯（以烹調術求進用於湯）”的傳說，呂氏春秋有“伊尹說湯以至味”的記載。“煎熬”，指烹調。⑩易牙調和：“易牙”，春秋時人，以能辨明五味得到齊桓公的寵幸。“調和”，指調和五味。⑪熊蹯之臠：“臠”即“臠”之異體字（詳見胡克家文選考異）。“熊蹯”、“臠”，並見前左傳晉靈公不君註釋。⑫勺藥之醬：“勺藥”作“調和”解；此指把酸鹹五味調和到一起的醬。據清沈欽韓漢書疏證，“勺藥”應讀為酌略。⑬薄耆之炙：把獸類脊上的肉切成薄片，加以燒烤。“炙”讀為乍，是名詞，猶今言“烤肉”。⑭鱠：音快，把魚類的肉切成細絲叫“鱠”。

⑮秋黃之蘇：“蘇”，即紫蘇，藥草名，可以食用。此猶言“在秋天變成黃色的紫蘇草”。⑯白露之茹：“茹”，菜。此猶言“經過秋天霜露的蔬菜”。⑰“蘭英”二句：上句，言漬蘭草於酒，使之芬芳有香氣。下句，“滌”音滴，洗。此二句言酌蘭英之酒而飲，可以把口滌淨。⑱山梁之餐：論語鄉黨篇：“山梁雌雉。”此處的“山梁”即“雌雉”之代稱。⑲豢豹之胎：“豢”音宦，養。“豢豹”，被人畜養着的豹。此言把未出生的豹胎取出來當菜吃。⑳“小飮”二句：上句，“飮”音啜，飲。下句，“湯”，沸水；“沃”，澆灌。此言不論是小吃或是大飲，都像沸水澆在雪上一般，非常爽快舒暢。〔以上是第三大段，寫吳客以飲食滋味啓發楚太子。張鳳翼說：“此發之以滋味之腴也。”〕

客曰：“鍾、岱之牡①，齒至之車②；前似飛鳥③，後類距虛。稽麥服處④，躁中煩外⑤；羈堅轡，附易路⑥。於是伯樂相其前後，王良、造父爲之御⑦，秦缺、樓季爲之右⑧。此兩人者⑨，馬佚能止之⑩，車覆能起之。於是使射千鎰之重⑪，爭千里之逐⑫。此亦天下之至駿⑬也。太子能彊起乘之乎？”

太子曰：“僕病未能也。”

①鍾、岱之牡：“岱”應作“代”。“鍾”、“代”皆地名，屬古趙國，其地以產馬著名。清錢坫說：“‘鍾’，鍾山，亦曰陰山也。在今榆林府（按，即陝西榆林縣）城北鄂爾都斯（地名，是內蒙古伊克昭盟之一部，在陝西長城外河套地帶）界黃河北岸。”（見其所著新輯注漢書地理志）“代”，縣名，即今山西代縣。“牡”，指雄馬。②齒至之車：“齒至”，指馬之年齒適中。此言年齒適中的馬駕車。③“前似”二句：“飛鳥”，應作“飛鳧”（用清林茂春文選補注引齊民要術說），駿馬名；“距虛”，千里馬名，見呂氏春秋。此言駕車之馬非常名貴，其形象前部像飛鳧，後部像距虛。④“稽麥”句：“稽”音捉，在稻田中種的麥子叫“稽麥”；“服處”，謂飼馬使服食草料。⑤躁中煩外：按，以稽麥飼馬則馬肥，馬肥則易煩躁，亟思奔馳。⑥附易路：“附”，依附，憑藉；“易路”，平坦的道路。此句即“在平坦的大道上行走”之意。⑦“王良”句：“王良”，是春秋時晉國最善於駕車的人；“造父”，周穆王的御者，據穆天子傳，他曾駕八駿馬載穆王西遊。此句言以王良、造父爲御者。⑧“秦缺”句：“秦缺”，古之勇士，善疾走；“樓季”，見前韓非子五蠹篇註釋。此言以勇捷如秦缺、樓季之人爲車右的侍衛。⑨此兩人者：李善注：“兩人；秦缺、樓季也。”⑩“馬佚”二句：“佚”同“逸”。此言馬如驚逸，則秦缺、樓季二人可以把馬止住；車如傾覆，則他

二人可以把車掀起來。⑪射千鎰之重：“射”，打賭。此言馬行極速，可以同旁人賭賽，雖千鎰的賭注也能獲勝。⑫爭千里之逐：“爭”，競賽；“逐”，奔跑。此言同旁人競賽，雖千里的長途，也能佔先。⑬至駿：最好的馬。〔以上是第四大段，寫吳客用車馬啓發楚太子。張鳳翼說：“此發之以車馬之快也。”〕

客曰：“既登景夷之臺①，南望荆山②，北望汝海③，左江右湖④，其樂無有⑤。於是使博辯之士，原本山川⑥，極命草木；比物屬事⑦，離辭連類。浮游覽觀，乃下置酒於虞懷之宮⑧，連廊四注⑨；臺城層構⑩，紛紜玄綠；輦道邪交⑪，黃池紆曲⑫。溷章、白鷺⑬，孔雀、鸛鵒⑭；鸕鶿、鷓鴣⑮，翠鬣紫纓⑯。螭龍德牧⑰，邕邕羣鳴⑱；陽魚騰躍⑲，奮翼振鱗。漉漉蓼蓼⑳，蔓草芳苓㉑；女桑、河柳㉒，素葉紫莖㉓。苗松、豫章㉔，條上造天；梧桐、并閭㉕，極望成林。衆芳芬鬱㉖，亂於五風㉗；從容猗靡㉘，消息陽陰㉙。列坐縱酒，蕩樂娛心；景春佐酒㉚，杜連理音㉛。滋味雜陳，肴糅錯該㉜；練色娛目㉝，流聲悅耳。於是乃發激楚之結風㉞，揚鄭、衛之皓樂㉟。使先施、徵舒、陽文、段干、吳娃、閭姬、傅予之徒㊱，雜裾垂髻㊲，目窈心與㊳；揄流波㊴，雜杜若；蒙清塵㊵，被蘭澤㊶；嫵服而御㊷。此亦天下之靡麗、皓侈、廣博之樂也㊸，太子能彊起游乎？”

太子曰：“僕病未能也。”

①景夷之臺：“景夷”，臺名。按，戰國策載楚王登京臺，南望獵山，左江右湖。“京臺”一作“荆臺”，又作“強臺”，在今湖北監利縣北，近人王文濡以爲京臺即是景夷臺（見其所撰古文辭類纂音注）。②荆山：王文濡說：“疑卽獵山，當在湖南華容縣境，若荆山，則在湖北南漳縣西，不得云南望也。”③汝海：卽汝水，源出河南嵩縣，東南流入淮河。李善注：“汝稱海，大言之也。”④左江右湖：“江”，長江；“湖”，洞庭湖。⑤其樂無有：張鳳翼說：“‘無有’者，言無有過之者。”⑥“原本”二句：“極”，盡；“命”，名。五臣注李周翰說：“言使博學辯辭之士，陳說山川之原本，盡名草木之所出。”意謂考訂山川的本原和草木的名稱。⑦“比物”二句：“離”同“麗”，猶言“附麗”；“比”、“屬”、“麗”、“連”四字同義，都作“連綴”解，引申有“歸納”、“排列”之意。“物”、“事”、“辭”、“類”四字之義亦相近，指事物的名稱和種類。此二句大意是：“把許多事物的名稱和種類連綴、

歸納起來，加以繁徵博引。”⑧虞懷之宮：“虞懷”，宮名；據五臣注，“虞”同“娛”，“虞懷”即“娛心”之意。⑨連廊四注：“注”，連，通；此言宮室前的迴廊四面相連。⑩“臺城”二句：上句，城上有臺，名叫“臺城”；“層構”，猶言“一層層修造起來的建築物”。下句，“紛紜”，猶言“繽紛”，盛貌；“玄”，黑色；“綠”，黃綠色。五臣注劉良說：“以玄綠之色飾臺城。”⑪輦道邪交：“輦道”，馳行車輦的大道；“邪”通“斜”，“邪交”猶言“縱橫交錯”。⑫黃池紆曲：“黃”即“潢”之省文；“潢池”，圍繞着城牆的積水池（用胡紹煥說），今名護城河。“黃”又作“湟”，或作“隍”。⑬溷章、白鷺：“溷章”和“白鷺”，是兩種鳥名。⑭鸛鵒：“鸛”音運，或音昆，鳥名，與雞相類，毛呈黃白色，長頰赤喙。今按，“鸛鵒”二字相連，疑是一種鳥的名字。張衡西京賦：“駕鵒鴻鸛”，是指“駕鵒”（一種鵒的名字）和“鴻鸛”。說文：“鴻，鵒也。”而古人又多以“鴻”、“鵒”連稱，則此處的“孔雀、鸛鵒”亦應是“孔雀”和“鸛鵒”。⑮鵒鵒、鵒鵒：“鵒鵒”見前莊子秋水篇註釋，“鵒鵒”音交精，鳥名，似鳬，脚高嘴丹，頂有紅毛如冠。⑯翠鬣紫纓：“鬣”音獵，頭頂上的毛；“纓”，頸毛。⑰鸞龍德牧：五臣注呂向說：“鸞”，雌龍也。鳳背上文曰‘牧’，腹下文曰‘德’。”胡紹煥說：“按，向以鸞為龍，與鳥非類。其云‘背上文曰牧、腹下文曰德’，亦有誤。今即其說而詳證之。中山經：‘五采而文，名曰鳳皇，首文曰德。’海內經：‘鳳皇首文曰德。’皆其義。而‘腹文曰牧’，仍無可考。惟釋畜：‘黑腹，牧。’言牛之腹文為牧也。漢書司馬相如傳張揖注：‘鸞，雌龍也。’‘鸞’為雌，則‘龍’為雄矣。此借‘鸞’、‘龍’言之，‘鸞龍’猶云‘雌雄’耳。然則‘鸞龍德牧’，謂鳥雌雄首腹之有文者，如上云‘翠鬣紫纓’也。”按，胡說是。“德”指頭上的花紋，“牧”指腹下的花紋。⑱邕邕羣鳴：“邕邕”，羣鳥和鳴的聲音。⑲“陽魚”二句：上句，李善注：“曾子曰：‘鳥、魚皆生於陰，而屬於陽。’”“陽魚”即魚。“騰躍”，猶言“跳躍”。下句，“翼”，疑指魚鰭。此寫魚在水中游走之狀。⑳潏潏蓼蓼：李善注：“言水清淨之處生蓼、蓼二草也。上林賦曰：‘悠遠長懷，寂漻無聲。’‘潏’與‘寂’音義同也。字書曰：‘蓼，落草也。’毛萇詩傳曰：‘蓼，水草也。’”王念孫說：“李說非也。‘潏潏蓼蓼’四字皆疊韻，謂‘草貌’也。既言‘潏潏’而又言‘蓼蓼’者，文重詞複，以形容之；若風賦之‘被麗披離’，子虛賦之‘罷池陂陀’，上林賦之‘嵒魂輾廔’、‘傑池茈虒’矣。”今按，朱珔說：“注引上林賦‘悠遠長懷，寂漻無聲’，似與水合，故為此說。‘蓼蓼’實字作虛用，亦苦無證。”（見文選集釋）則李、王兩說可以並存。“潏”音寂，“漻”音聊或了，“蓼”音儔，“蓼”音了。㉑芳苓：李善注：“‘苓’，古‘蓮’字也。”但清儒多以此說為非是。胡紹煥說：“按，漢書揚雄傳：‘猗猗之芳苓。’顏注：‘芳苓，草名。’是苓為草，非即

蕋也。傅毅七激：‘陟景山兮采芳苓。’益證芳苓確是草名。”今按，據清儒考訂，“苓”就是詩經中的卷耳，即藥草中的蒼耳子。②女桑、河柳：“女桑”，即柔嫩的小桑樹；“河柳”，李善注：“爾雅曰：‘檉，河柳。’郭璞曰：‘今河旁赤莖小楊也。’”按，“檉”音征或撐，落葉亞喬木，高丈餘，夏、秋兩季，皆開紅色小花。③素葉紫莖：此與上句是錯綜句法，“素葉”指女桑，“紫莖”指河柳。“素”，指葉色單純。④“苗松”二句：“苗松”，苗山的松；“豫章”，即樟樹；“條”，枝；“造”，達到。此言高大的苗松和樟樹，枝條都上達於天。⑤“梧桐”二句：“井閭”，一作“枏櫚”，即棕櫚樹，是熱帶所產的常綠喬木。此言梧桐和棕櫚非常多，遠遠望去，都是一片片的林子。⑥衆芳芬鬱：“衆芳”，草木的香氣；“芬鬱”，指香氣的濃郁。⑦亂於五風：“五風”有三說：一、李善注：“異色也。”二、張鳳翼說：“宮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之風也。”意謂五方之風。三、胡紹燠用王引之說，以爲“五風”即“五音”。今按，此句緊承上文，言濃郁的香氣爲“五風”所亂，則“風”似不宜解爲“顏色”或“聲音”。疑張說近是。⑧從容猗靡：“從容”，指樹木在風中所呈現的從容的姿態；“猗靡”，李善注：“林木茂盛，隨風披靡。”指樹木被風吹得披拂搖擺。⑨消息陽陰：“消”，減；“息”，生；引申而言，“消息”猶言“隱現”。“陽陰”，即陰陽，指樹葉的反正兩面。此言樹木被風吹動，葉子的反正兩面，都時隱時現。⑩景春佐酒：“景春”，戰國時的縱橫家。此言用善於辭令的人來侍宴。⑪杜連理音：“杜連”，一名田連，古之善鼓琴者。“理”，調理；“理音”即調音，猶言“奏樂”。⑫肴糅錯該：“糅”，雜；“錯”，也作“雜”解；“該”，備。按，此句的“糅”字疑應與上面的“肴”字相連爲一詞；若因其與“錯”同義而屬下則非是。蓋此與上句應爲對文，上句的“滋味”與此句的“肴糅”正是相偶成文。一切經音義四引通俗文：“肴雜曰糅。”則知“肴糅”二字應相連爲一詞。說文：“味，滋味也。”段注：“滋，言多也。”又，說文：“滋，益也。”“益”猶今言“多”。張衡思立賦：“滋令德於正中兮。”注：“滋，繁也。”則知“滋味”之“滋”，實爲“味”字的附加成分，猶言“各種美味”；則“肴糅”之“糅”亦當爲“肴”字的附加成分，指各種的肉肴。“肴糅錯該”即謂各種的肉肴錯雜地備列於前。但古人對詞序排列的規律不似後世嚴格，故“滋味”和“肴糅”可以相偶爲文，而不必非把“滋”和“糅”作成對仗不可。⑬“練色”二句：“練”，“流”，李善注皆解作“擇”。按，說文：“練，凍繒也。”段玉裁說：“凍繒汰諸水中，如汰米然，考工記所謂‘凍帛’也。已凍之帛曰‘練’，引申爲‘精簡’之稱。”（說文解字注）故“練”可作“擇”解。“練色”，猶言“經過加工、選擇之後的色彩”，即指美好的色彩。李善注殊未詳盡。又，管子宙合篇：“君失音則風律必流。”荀子彊國篇：“其聲樂不流汙。”禮記樂記：“使其